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陈映真 主編



等
待
果
陀

撒姆爾·貝克特 著

劉大任、邱剛健 譯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2

總統先生 阿斯杜里亞斯著 劉啓分譯
等待果陀 貝克特著 劉大任·邱剛健譯

主 編 陳映真
發行人 沈登恩
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台北郵局36-575號信箱
郵撥：102221
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
電話：(02)394-1960
印刷者 其宗印刷廠
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
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9月4日
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9月20日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頒 獎 辭

瑞典學院常任秘書

吉耶洛

如果將敏銳的想像力和邏輯摻拌到荒謬的程度，結果是一種似非而是的弔詭，或是一個愛爾蘭人。如果結果是愛爾蘭人，這似非而是的弔詭會自動地包含於其中。確曾有些時候諾貝爾獎是被分享的，弔詭的是，今年正發生了這種情況：一個諾貝爾獎頒給了一個人、兩種語言，和第三個國家，而且其本是一個分裂的國家。

一九〇六年撒姆爾·貝克特生於都柏林，約半世紀後，他才在巴黎揚名於世界文壇。三年之內出版的五部作品使他立即成為文學界的泰斗。這五部作品分別是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小說「莫洛依」及其續集「馬龍·狄埃斯」、一九五二年的劇本「等待果陀」、一九五三年「莫洛依」及「馬龍·狄埃斯」的完結篇「不可命名的」，及另一部小說「瓦特」。這一系列作品在現代文學中大放異彩。

上述年份只是這些書出版的時間，不同於其完稿年代及寫作順序。這些作品的雛形必須追溯到當時的環境及貝克特早期的發展。或許唯有求諸於貝克特近年的作品，才能了解他的文學起點，及一九三八年的一本小說「莫爾菲」，和作家喬埃斯（一九二九）、普魯斯特（一九三一）對

他的重要影響。這位小說戲劇新表達形式的先鋒，承襲了喬埃斯、普魯斯特和卡夫卡的文學傳統。他早年的戲劇作品植基於一八九〇年代的法國文學和艾爾飛德·翟瑞的「烏布·柔伊」。

從某些觀點來看，小說「瓦特」的不凡創作可說是貝克特的轉捩點。久居巴黎的貝克特於納粹佔領後設法逃到法國南部，於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間完成了這本書。在這本書中，他告别了使用多年的英文而開始用法文寫作，法文作品使他成名。過了十五年後他才恢復用母語寫作。他完成「瓦特」而著手另一新作時，氣氛也變了。其他成名作寫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，都以二次世界大戰為基礎。二次大戰後，他的作品才趨於成熟，展現出特有的風格。

二次大戰對貝克特的影響不在於戰爭的實際意義，也不是前線的戰事或他自己曾參加的「抵抗運動」，而在於重返和平後的種種：撕開地獄底層的帷幕，可怕地展露人性在服從命令或本能下，可達到的非人道墮落的程度，及人性如何在這場掠奪下殘存不滅。因此貝克特的作品一再以人的墮落為主題，而他所表現的生命態度，更強調了生命存在的背景如鬧劇般既怪異而悲哀，這可說是否定論——一種在完成全部歷程前不能受干擾的否定論。它必須繼續到底，因為唯有那樣，才會發生悲劇思想和詩境顯現的奇蹟。

這種否定一旦形成了，它能給我們什麼？一種肯定的、愉悅的意象——在其中，黑暗本身將成為光明，最深的陰影將是光源所在。它的名字是同情，有著無數的前輩。亞里斯多德自希臘悲劇中發展出他的經由同情和敬畏的「淨化」理論。而否定形成的意象，不只是希臘悲劇中恐懼的累積。人自叔本華深沉痛苦中得來的力量超過謝林的爽朗天性。人在巴斯卡苦悶的懷疑中找到的

神的恩寵，勝於萊布尼茲盲目信仰理論上各種世界的美好。我們再度審視愛爾蘭文化遺產對貝克特作品的影響——他獲益於狄恩·史威夫脫對人類黑暗狂暴的描繪，遠超過奧立佛·哥爾德史密斯蒼白的田園牧歌。

貝克特世界觀的關鍵在於兩種悲觀的不同，一種是輕易的、不在乎思考一切的悲觀，另一種是在無法設防的悲慘境遇中，痛苦地面對事實而來的悲觀。前者的悲觀在於凡事皆沒有價值，因此這種悲觀有其極限。後者則試圖自相反的觀念建設，因為沒有價值的東西絕不能再降低他的價值。我們曾眼見前人所未見的人的墮落，如果我們否定了一切價值，墮落的證明就不存在了。但是如果了解人的墮落會加深我們的痛苦，則我們更能認識人的真正價值。這就是內在的淨化及來自貝克特黑色悲觀主義的生命力量。尤有甚者，這種悲觀主義以其豐富的同情心，擁抱了對人類的愛，因為它了解劇變的極限，一種絕望必須到達痛苦的頂峯才會知道沒有了同情，所有的境界都將消失。貝克特的作品發自近乎絕滅的心情，似已標舉了全人類的不幸。而他淒如輓歌的語調中，回響著受苦者的救贖和遇難靈魂的安慰。

這在貝克特的兩大傑作中或許最為明顯，「等待果陀」和「快樂時光」，它們都可被視為聖經的注釋。例如「等待果陀」中的句子，「祢是那將降臨的？還是我們要再等另一個呢？」劇中兩個流浪漢必須面對的，是以野蠻方式殘忍而無意義地生存著。這可說是較富人性的劇本：沒有法律比創造本身更殘忍。而人在創造中唯一佔有的地方，出自他有心惡意地將其他法律加諸其上的事實。但是如果我們想像一個神，一個創造了人類能忍受的、無盡的痛苦的神，那麼我們正如

劇中的兩個流浪漢，將以何種方式相會於某時某地呢？貝克特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劇本的名字。劇終我們不知道果陀的身分，正如我們到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幕仍不會知道一樣。幕落了，我們深信眼前看過的殘害的力量，但我們明白一件事，無論經歷怎樣的折磨，有一種東西是永遠拿不走的，那就是希望。「等待果陀」中簡單地描繪出人類面對永遠的、不可測的等待，所作的形而上的抉擇。

另一劇本中聖經的引喻多和人現世的選擇相關，他們彼此的關係，曠野裏聽到了喊聲。貝克特在劇本的解說中，針對一個人無望地坐在沙漠中的不負責的幻想加以說明，但主題則是另一回事。外在發生的是一個與世界隔絕的人逐漸被愈積愈多的沙子覆蓋，直到他完全埋葬在自己的寂寞中。但一樣東西矗立於令人窒息的沉默中，那就是他的頭和他在曠野裏的喊叫。人只要活著，就有一種不可磨滅的需求，找尋自己的同類，和他們說話，互通訊息。

瑞典學院很遺憾撒姆爾·貝克特今天不能和我們同在。不過他選了首先認識到他作品重要性的巴黎出版人林東先生代表他。請先生接受由國王陛下所頒發的諾貝爾文學獎。（陳晚林譯）

註：貝克特未出席該屆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，致答辭從缺。

劇中人物表

愛斯特拉公 Estragon

佛拉底米爾 Vladimir

樂克 Lucky

波佐 Pozzo

一男孩 A boy

第一幕

鄉道壹條。樹壹株。黃昏。

愛斯特拉公，坐在一座小土丘上脫他的靴子。他雙手用勁扯，喘着氣。他鬆手，氣竭狀，稍停又再試。

重複如前。

佛拉底米爾入。

愛：（再度放棄）無聊透了。

佛：（跨着短短的、呆板的步伐，腿分得很開）我現在有這麼個想法。我這一輩子都想躲開它，我對自己說，老佛！明白點，你還沒嘗過這世界所有的滋味呢。於是我又重新開始我的掙扎。（他默想着他的掙扎，沉思，轉向愛）你又在這兒。

愛：是嗎？

佛：我很高興你回來了，我以爲你一去不回了呢。

愛：我也這樣想。

佛：咱們終於又碰頭了！我們該慶祝慶祝。怎麼個慶祝法呢？（沉思）站起來，讓我抱抱你

吧。

愛：（嫌棄狀）得了，得了。

佛：（不悅，冷冷地）小民可以請問殿下在哪裏過夜的嗎？

愛：在溝裏頭。

佛：（羨慕狀）溝裏！在哪兒？

愛：（無表情）那邊。

佛：他們沒揍你嗎？

愛：揍我？他們當然揍我。

佛：還是那批傢伙？

愛：哪批傢伙？我不知道。

佛：當我想到這個……這些年來……但是對我來說……不管你到哪裏……

（決心地）毫無疑問，你現在也不過是一堆骨頭而已。

愛：那又怎麼樣？

佛：（陰鬱地）對一個人來說有點過份（稍停，快樂地）不過，我倒認為，從另一面來看，現在光洩氣有甚麼用。在一百萬年前我們就該想到了，在九十年代的時候。

愛：別說傻話，幫我把這雙鬼靴子脫了吧。

佛：手牽着手從愛非爾塔頂跳下來，在第一批人裏面。我們那時候多受尊敬。現在太遲了。

他們甚至不准我們上去了，（愛使勁扯靴子）你在幹甚麼？

愛：脫靴子，你從來沒脫過嗎？

佛：靴子必須每天脫的，我真沒精神告訴你，爲什麼你總不聽我的話？

愛：（虛弱地）幫幫忙！

佛：痛嗎？

愛：（氣憤地）痛！他竟然還想知道痛不痛！

佛：（氣憤地）除了你別人就沒痛過。我就不算。我倒想聽聽你的高見，假使讓你經驗經驗我曾經受過的。

愛：痛嗎？

佛：（氣憤地）痛！他竟然想知道痛不痛！

愛：（用手指着）你還是扣起來吧。

佛：（彎身）沒錯。（把褲襠扣扣起）人生應該一絲不苟才對。

愛：你還盼望些甚麼，你總是不見棺材不流淚。

佛：（思索狀）不見棺材不流淚……（沉入冥思）。「所盼望的遲遲不來，令人心憂」，誰說的？

愛：你怎麼不過來幫幫忙呢？

佛：有時候我覺得甚麼都一樣。然後我就裝鬼作怪起來（他把帽子脫下來，向裏窺視，又用

手往裏面搜索，隨即搖了幾搖，又復戴上）。我該怎麼說呢？一面覺得輕鬆，一面又……（顯然在搜索適當的字眼）……覺得蒼白衰弱。（加重語氣）蒼白——衰弱。（又脫了帽子，向裏窺探）奇怪。（他敲打帽頂，彷彿在把甚麼東西敲出來，再往裏窺視，隨又戴上）無聊透了。

（愛斯特拉公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終於把靴子脫下來了。他往靴子裏窺視，用手往裏摸，倒提過來搖了搖，然後看看有甚麼東西掉落在地上，甚麼也沒有，又用手往裏摸，然後茫茫然地、視而不見地面向他）怎麼了？

愛：沒甚麼。

佛：給我看看。

愛：沒甚麼好給你看。

佛：再穿上去試試看。

愛：（檢看自己的腳）我讓它透透空氣。

佛：有人就是這樣，腳的不是偏怪靴子。

（他又脫下帽子，向裏面窺視，用手往裏探索。敲敲帽頂，往裏吹吹氣，重又戴上）這簡直是越來越緊張了。（靜默。佛拉底米爾陷入沉思，愛斯特拉公抓着腳趾頭）有一個賊被赦免了。（停頓）這是個很合理的比例。（停頓）咯咯。

愛：幹嗎？

佛：假如我們懺悔的話。

愛：懺悔甚麼？

佛：呵……（思索一會）我們不必理會那些細節呀。

愛：我們的降生嗎？

（佛拉底米爾突然開心大笑，但立刻就煞住，雙手捧腹，臉孔扭曲變形。）

佛：我簡直笑都不能笑了。

愛：壞毛病。

佛：光微笑吧。（他突然咧開嘴微笑，繼續微笑，又突然收起笑容）這根本是不一樣的。無

聊透了。（停頓）咯咯。

愛：（不耐地）怎麼了？

佛：你讀過聖經嗎？

愛：聖經……（思索）。我大概看過。

佛：你還記得那四章福音書嗎？

愛：我記得聖地的地圖。有彩色的，蠻漂亮的。死海是暗藍色的。第一眼看上去會讓你覺得

口渴。那是我們該去的地方，我常說，我們該到那裏去度蜜月。我們可以游泳。我們一

定會很幸福。

佛：你應該去做詩人。

愛：我從前是詩人。（指着自己的一身襤褸）這還不明顯嗎？（靜默）

佛：我說到哪裏了……你的腳怎麼了？

愛：看得見正在發脹。

佛：呵！對了，那兩個賊。還記得那故事嗎？

愛：不記得。

佛：要不要我告訴你？

愛：不要。

佛：可以打發時間呀。（停頓）兩個賊，跟我們的救世主同時被釘上十字架的。一個……

愛：我們的甚麼？

佛：我們的救主。兩個賊，一個好像是被拯救了，而另一個……（他思索着拯救的相反詞）

……被毀滅了。

愛：從哪兒拯救出來的？

佛：地獄。

愛：我要走了。

（他沒動）

佛：可是……（停頓）……爲甚麼——我希望你不會覺~~得~~煩——爲甚麼四個福音使者中，只

有一人說有個賊被拯救了。四個人都在那兒，至少在那附近——而只有一人提到一個賊

被拯救的事。（停頓）好了，咯咯！你發表點意見，行不行，你也客串客串。

愛：（以誇張的熱情）我覺得這件事蠻好玩的。

佛：四人中只有一人。另外的三人中，有兩個從未提到任何賊的事，而那第三個使者卻說他們兩個都罵他。

愛：誰？

佛：甚麼？

愛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罵誰？

佛：救主。

愛：爲甚麼？

佛：因爲他不肯赦免他們。

愛：赦免地獄的苦刑嗎？

佛：笨蛋！赦免他們的死呀。

愛：我以爲你在說地獄呢。

佛：死，我說的是死。

愛：好吧，又怎麼樣呢？

佛：那麼這兩個一定是被毀滅了。

愛：爲什麼不呢？

佛：但是四個裏頭有一個說兩個人中有一個被救了呀。

愛：怎麼樣？他們意見不同，也就是這麼回事。

佛：但四個都在那兒呀，而只有一個說有一個賊被拯救了。爲甚麼只信他一個，不信其他的呢？

愛：誰信他了？

佛：每一個人。他們只曉得這麼一種說法。

愛：所有人都是蠢豬。

（他痛苦地站起來，跛行過舞台的左端停住，以手遮目遙望遠處，轉身復走向舞台右端遙望。佛注視他，隨後走去撿起靴子，往裏頭瞧，趕快丟下。）

佛：呸！

（他吐了吐口水。愛走回舞台中央，停住，背對觀眾席。）

愛：多可愛的地點，（他轉身，步向舞台前端，停住，面向觀眾席）多動人的景象。（他轉向佛）我們走吧。

佛：不能走。

愛：爲甚麼？

佛：我們在等候果陀。

愛：（失望地）呵！（停頓）你沒弄錯，是這個地方？